# 【紫青双娇】【完】

第一章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昼峨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四川峨嵋山山势险峻，山下的道路崎岖难行，就算有路，也只是羊肠小径，寻常农夫村民都视上山为畏途，偶有好勇斗狠的年轻小伙子想上山探险，或赌胜登高，莫不狼狈而回。此山之中，大都是原始的森林，山中的野兽以虎豹最为凶猛，但其中以猴子最多。便在这座险峻的深山群峰之中，有一名为观日峰，在此峰上有一金顶寺，这座庙宇也不知是何时所建，原本已然荒废，但于七十余年前，有一来自襄阳的失意女子，在此勘破红尘，落发为尼。此女原本家学渊源，在清修中竟悟得武学之真理，轻功剑技，自成一家。常在树梢间飞腾，以枝代剑，点刺群猴为戏，日久已每发必中，百无一失，已自是剑术一流高手。中年后某日于山下救得一孤女，取号静虚，尽心培育，传了衣钵。其后尼姑染疾谢世，而这孤女克绍箕裘，青出于蓝，将师传剑技改进光大，命名为金顶剑法。静虚曾多次下山在江湖中行侠仗义，二十余年间罕逢敌手。四十余岁跟随先师步伐出家为尼，退出江湖隐居于山中，潜研内功。某次下山采买日常用品时，救助一重伤妇人，但这妇人最后终告伤重不治，所遗两名幼女，便由净虚师太携回抚养。

转眼间十数寒暑，当年重伤妇人所遗的两名幼女，如今已成长为亭亭玉立的一双姐妹花，姐姐心怡芳龄十八，金顶剑法已有九成火候，而师傅内功元霞功也告大成，这日傍晚，心怡与年方十七的妹妹芷怡练完剑法后，满身香汗，两姐妹并肩坐在后园闲话，两人都正是青春年少，对未来充满幻想，谈没两句就聊到要师父让她俩去闯荡江湖的事来。

芷怡道：“姐，我们每天在这山上，实在太也无趣，何况我们功夫也都有一定火候，我看也不输于江湖上那些所谓高手大侠，我们何不一起去求师父让我们下山去闯闯？

心怡听了，心中觉得正合她意，却淡淡的道：“可能是师父看我们武功还没有大成，怕我们在江湖上吃亏，所以要我们再修练几年再下山吧！”

芷怡道：“唉！姐，你也真能捱啊！在这山上闷也闷死我了，你也就行行好，和我去求求师父，让我们下山去开开眼界吧！”

心怡：“好吧！那等晚餐时，我们一起去跟师父说吧！”

芷怡笑道：“这才是我的好姐姐！”

心怡笑道：“我不和你去跟师父说项，难道就不是你的好姐姐了？”说完，伸手往芷怡的胳肢窝骚去，芷怡笑着跳开，道：“是！是！”两人一阵嘻闹，之后又低语一阵，商议如何向师父恳求，就各自梳洗去了。

俩姐妹满怀心事的走向食堂，想到师父不知肯不肯答应，不禁心中揣揣。一到食堂见到师父端坐于上首等着她们来开饭，心中更是一跳，芷怡一时紧张，伸出小指勾了勾心怡的衣袖，红着脸叫了声：“师父！”两姐妹这才分别就座。

静虚师太见俩姐妹神情恍惚，心中微觉奇怪，这两个爱徒从小有由她养大，活泼外向，心直口快，怎么今日唯唯诺诺的呢？转念一想，已明其理。

正当姐妹两人心中嘀咕，想要如何开口，师父才会答应，心中千头万绪之际，静虚师太忽然把项上念珠一扯，双手疾挥，上百颗念珠像是由强努所发，向正在发呆的心怡、芷怡两人疾射而来，静虚师太跟着双掌往桌面一拍，一大碗菜汤化作一阵暴雨紧跟着念珠之后向两姐妹直扑而去，姐妹俩正自神不思属，大惊之下，拔出短剑，各使了金顶剑法中一招『日生鳞波』，剑尖闪烁出无数鳞光，向疾射而至的念珠迎去，刹那间剑光满室，所有念珠都被俩姐妹一一点落，而剑光也一一消失。

只见心怡已跪倒在地，衣衫整洁无痕而芷怡则身溅菜汤多处，跪在姐姐的身边。

心怡道：“徒儿定是冒犯了师父，致师父出手惩戒，我们俩姐妹甘愿受罚！”

却见静虚师太笑道：“起来！起来！师父只是试试你们功夫，不要紧张！起来！起来！”

心怡、芷怡俩人满腹狐疑的慢慢站起，谁都不知道平日温柔可亲的师父今日此举到底是何用意？

却见静虚师太道：“你们两个想要下山闯荡江湖是不是？”

芷怡道：师父你怎么知道？

静虚师太道：“唉！谁没有年轻过！刚见你们俩个小妮子鬼头鬼脑的我就知道了！”

芷怡道：“师父你真是明见万里！”

静虚师太笑道：“小ㄚ头不必拍我马屁，养你二俩十五年，这点小心事都不能了解，那我还算什么师父啊？我刚才只不过是试你俩功夫来着吗！”

芷怡笑道：“那师父您是答应罗！”说完拉住静虚师太的手轻轻摇晃。

静虚师太笑道：“你啊！”却转头到向心怡道：“心怡，你剑法内功已成，师父准许你下山到江湖上去闯荡见识见识！”

心怡大喜：“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芷怡道：“那我呢？那我呢？”

静虚师太笑道：“你满身菜汤的！还敢说呢！你剑法是可以了，但内功还是不行，你看，姐姐一身衣服都是乾的，那是为什么？我刚才以「漫天花雨」的手法射出念珠，是试你们剑法，而那「雨露均」的一招，就是考较内功了，你姐姐一霎时之间就运起第五层元霞功将菜汤弹开，而你却像落汤鸡似的！…”

芷怡道：“那是因为我坐的近些…"

静虚师太道：“不要多说了！心怡，你把随身事物准备一下，这两天就可下山了！芷怡！你内功再加把劲，我看顶多一年，也就行了，到时候你再下山和你姐姐会合吧！”

芷怡心中不快，嘟起了小嘴，静虚师太道：你啊！快把内功练好，不要在生闷气啦！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说完静虚师太转身便回禅房，不再理会芷怡、心怡了！

过了两天，心怡已收拾好随身包袱，便来和师父及芷怡告别。静虚师太只道：“下山后一切自己小心在意！”便没有话说了。倒是芷怡好像有很多话要交待。但是被静虚师太喊去练功，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

第二章

心怡叩拜别恩师，就离开了峨嵋山。

下山后走了一天，见到的都是坦荡平原，一时不知要往何处而去，免不了有些依依难舍的心情，忍不住就流下泪来。好在心怡生性活泼开朗，一转念间忧愁尽去，也就迈开步伐往未知的前方走去了！…心怡下了峨嵋山之后，一路上朝着东北方而行。

走了两三天，才走到一个人烟稠密的城镇。这位自小就住在深山之中的少女，第一次看见了美好的城镇和田原，真是心花怒放。

心怡来到城镇之中，向别人一打听，这里叫做关梁镇，是一个水陆的码头，人蒊也特别的多，南来北往的商人，大部份都聚集在这个镇上，交换货物，客栈也特别的多。心怡在镇中走来走去的，四处观看，这一切对她来说，真是五光十色，新鲜莫名，加上她的好奇心，往往看一件事物，都要花费一些时间，慢慢的去推想，直到夕阳西下这才想到需要找一间客栈投宿。

心怡向着街中四处看看，有很多的客栈，店家正在招呼着客人。心怡找了一家大一点的客栈，就走了进去，一问店小二，顺着小二的手指一看，就见到了掌柜的。这掌柜长得五短身材，满身肥肉，只怕有三百来斤，虽然只五十来岁，却满脸沟纹，加上额头上长了颗硕大肉瘤，可说丑陋异常。

心怡向掌柜的说明来意之后，掌柜的一看，一个单身年轻的姑娘自己一个人来投宿，心中微感奇异，就笑着说道：“我们客栈都是一些行商，住的完全都是男人，恐怕对姑娘不太方便！”

心怡道：“大家都是住店，有什么不方便？别人给钱，我也少不了你的，你只给我一个人找一间上房就好了！

掌柜的说道：“一间房是有，但是我们上房已经没有了，姑娘就委屈一晚，就住普通房一晚吧！”

心怡心想，普通房就普通房，何况身上带着的银子也不是很多，省一点也好！就道：“好吧！但就是要乾净一点的。”

掌柜道：“敝小号的房间都打扫得很乾净，姑娘请放心！”说完，就带着心怡到西厢地字号房。

到了房间，心怡一看还蛮乾净整洁的，就住了下来。

这家客栈之中，心怡一住就是数天。关梁镇十分热闹，对她而言，样样新鲜有趣，也只能怪她长处深山，没见过的事物太多了！

心怡正当青春期，人类生来的本能，她一点也不缺少，而每天在家客栈之中，见到很多的卖春女子，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跟那些客人打情骂俏，看得心怡心神乱跳。

刚一开始，心怡对于这些男女的挑逗还有些脸红，经过了两次，她觉得满有意思的。每当她走过这些客人的面前，大家都会注视着她，而心怡是一个长得很美的女郎，年纪又轻，走起路来，全身都散发着迷人的神采。

前两天晚上，心怡隔壁的人字号房都没有人，入夜十分清静，所以心怡也就一夜好眠，觉至天明。但到了第三天晚上，心怡正朦朦胧胧快要睡着之时，忽然觉得隔壁房有一阵悉悉索索之声，跟着又有一阵“嗯…啊…”之声，之后又听一个女子叫道：“要死了！要死了！…”但又不像是真的痛苦的声调，反而好像是很愉快。心怡好奇心起，运起指力，将木板墙擢了一个小洞，眼睛就趁着小洞一看，顿时不禁面红过耳，满身燥热。

原来心怡见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脱得光光的，正跪在一个十八、九岁的躺卧女子面前，男子把屁股向前面挺着，下面的一根肉棒，翘得高高的。

那女子正用手在男子的肉棒上摸着，笑嘻嘻地说道：“王老板，你这东西越来越大了，比上次我摸的时候又大了好多！”

王老板道：“不是长大了！是一个月没有插屄，胀得厉害！”

女子道：“我才不信，你家里有老婆，怎么可能一个月没插屄？”

王老板笑道：“说实在，我实在天天都在想你！夜里做梦有时候还会叫「水仙」！”

女子笑道：“你做梦叫我做啥！你老婆不会怀疑吗？”

王老板道：“想你嘛！一醒了过来，鸡巴就硬胀得发痛。好水仙！现在给我弄一下好吗？我都急死了！”

叫做水仙的女子道：“快要天亮了，你不是要回家去吗？”

王老板道：“弄快一点嘛！现在还早嘛！”

水仙道：“每次跟你弄，都是要弄好久才出来，人家都累死了！”

王老板道：“你不喜欢插屄呀？”

水仙道：“喜欢当然是喜欢，我也天天想弄，可是又怕回去晚了挨嫫嫫骂！”

王老板这时就把水仙搂着，解开了水仙的衣服，水仙的两个奶子就露了出来，王老板张嘴就把她的奶子吸到嘴里，吸得水仙嘻嘻的笑着。

心怡从那小洞中，看得很清楚，一看那王老板在吸水仙的奶子，心怡全身马上就起了作用，浑身都有些麻麻的。心怡就用手捏捏自己的奶子，入手觉得像两只蜜桃，比水仙的奶子还要大些呢！她是第一次看到男女两人在一块弄这事，引发了好奇心！

心怡就想要看个明白出来，她从那小洞后面，偷偷的看着。

这时那个水仙就用手把王老板的鸡巴握在手中，前后的套弄了一会。心怡一看，王老板的鸡巴被套得龟头暴涨得通红，同时变得好大，水仙这时也把双腿张了开来。

王老板一看，就贴着水仙的屁股，用手在水仙的屄上摸着。

王老板笑道：现在你的屄毛也比上次长了好多了，小屄也鼓涨得高了一些！”

水仙道：“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嘛！给臭男人弄过之后，屄毛就多起来了，屄也鼓高了，我听说这是你们男人的那种水射进去得太多了，才会这样！”

王老板笑道：“你们楼里燕琦，下面那个屄，一定比你的毛还要多得多吧！”

水仙道：我怎能跟她比嘛！她每天夜里都有客人，有时还不只一个，我们楼里的所有的客人，都跟她玩过。”

王老板笑道：“我知道，我看到过好几个男人，一到她房中，就把燕琦抱进怀里！”

水仙道：“燕琦才二十岁，也没有生过孩子，人家骂她是浪骚货。现在我也明白了，不是她浪骚，就拿我来说，跟男人弄过这事之后，我天天都想弄，如果没有弄，下面的屄好会痒，痒得厉害了，真的像要命一样！”

心怡听到他们说到屄，就伸手摸摸自己的屄，也有些痒痒的，同时也有些水流出来了！

王老板说道：“水仙！快嘛！弄一下，我们就回去了！”

水仙道：“先给你插一下，等明晚上吃过晚饭，你来我们楼子里，再好好弄两次好吗？”

王老板道：“当然好，弄五次我也愿意呀！”

水仙道：“在楼子里比较好，不用像在客栈里担心受怕，怕被你老婆捉奸在床。”

王老板道：“你趴在床上，把屁股翘起来，我从后面进去。”

水仙道：“只有这样才可以，上次你叫我睡在桌子上，弄了一次，弄得骨头都会痛！”

王老板道：“但是桌子上有另外的情趣！”

心怡暗想，这两个人马上就要插屄了，看看他们是怎样一个插法？

王老板将水仙按在床上，水仙就用手趴在枕头上，上身趴下去，屁股翘得高高的，王老板伸手就在水仙白嫩嫩的屁股上，用手摸着。

水仙道：“你怎么这样喜欢摸我的屁股？摸得我屄里只是冒水！”

王老板道：“你的屁股好白，又圆又嫩，我喜欢嘛！摸到手上，好过瘾呀！”

水仙道：“哎呀！我都快痒死了，快插进来嘛！急死人了！”

这时王老板就把鸡巴对着水仙的屁股沟中，上下磨了几下。

水仙也就手伸到屁股后面，抓住了鸡巴，按在屄蒊上，揉了几下。

王老板一低头，就看到水仙的屄口，只是冒黏水，就说道：“水仙！你屄水流出来了好多，我要插进去了！”

水仙道：“快嘛！里面痒得好要命，狠一点，用力一下顶进去！”

王老板用双手把水仙的屄拨得开开的，硬鸡巴对着那个红嫩的小屄眼，用力的一顶！心怡就看到水仙把嘴一张，屁股往后一送，王老板又用力的猛顶。

水仙就叫道：“哎唷！都插进来了，好胀啊！”

王老板问道：“怎么会胀嘛？”

水仙道：“你的鸡巴太硬太大了，一插进来，猛的一胀，屄口都快插裂了！”

王老板笑道：“好舒服呵！鸡巴顶进屄眼里，又紧又热，又水汪汪的，这感觉好美！”

水仙道：“我也是呀！一弄进屄，屄心上就不痒了，你一抽送，我会舒服得上天呢！会跟腾云一般样！”

王老板道：“你趴好了，我叫你上一次天好了！”

王老板一说完了，就搂着水仙的屁股，硬鸡巴在屄中就猛顶起来了，一面顶又一面伸手摸水仙的大奶子。

水仙先是把牙一咬，嘴一张，接着就猛喘了两下，喘过了，就忙着吞口水，同时屁股也摇起来了！

心怡一看，水仙的屄张得像一个红红的圆洞，中间插进去一根大鸡巴，鸡巴毛在水仙的屄口上，屄里被顶得骚水只是流！

心怡见他们两人舒服得怪态百出，一会儿是王老板猛顶，水仙就猛喘，又猛吞口水，口中也“啊…啊…”的连声叫着。

王老板顶了一阵，就把水仙搂得紧紧的，把鸡巴插在屄里，停止了抽送，两人同时的大口喘着气。

水仙道：“这样插屄真舒服！快顶呐！不顶我会疯呀！”

王老板道：“我怕给你顶得屄里丢出来了，你就不行了！

水仙道：“不会呀！我可以丢两次，不信你就试试嘛！”

王老板听了好高兴，连忙搂着水仙，又把硬鸡巴对着水仙的屄里狂抽猛顶！

心怡又一看，王老板把鸡巴拉了好长一段出来，又“滋”的一声的整根顶了进去，水仙喘得跟牛一样，屁股也猛往后面迎送着！

这时水仙的屄中“卜滋！卜滋！”的响！

两人的力也用得更大了，王老板的肚子碰在水仙的屁股上，肉碰肉的“啪…啪…啪…”打得好响！

水仙浪叫道：“啊…啊…我的屄呀…好…好舒服…唷…入到…屄心子…里了…小屄心…要开花了…”

王老板笑道：“你开个花我看看！”

水仙道：“死相呀！小心我把你的鸡巴夹断！”

王老板道：“那好呀！夹断了，一天到晚屄里都有一根鸡巴在里面！”

水仙道：“不要说了，用力顶呀！我要丢了！”

王老板又是一阵猛插，得水仙都快趴不稳了！

王老板只觉得她的屄心又是吸，屄口又是夹，屁股又是摇，屄水猛往外流！

王老板也用尽了最大的力气，飞快的再狂顶一阵！

水仙就叫道：“啊…啊…我快…完了…”

王老板也是全身发酥，背上一麻一麻的，他搂着水仙的屁股，人就趴在水仙的背上。

水仙叫道：“哎呀…完了…我丢出来了…好多啊！”

王老板也连喘了两口气：“我也射出来了！”

水仙道：“我感到了，射得好多，都射到我的屄心子上了，好烫、好舒服呀！”

王老板道：“鸡巴快软了，不能弄了，我拔出来好吗？”

王老板就趴在她的背上，两人都是又喘又笑的，鸡巴泡了一会，王老板就站起来，把鸡巴拔出来了！

心怡一看，刚才要插屄时，鸡巴硬翘翘得那么凶，现在插过了，一拔出来，硬鸡巴就变成了一个垂头丧气的软鸡巴，同时上面还有沾满了白浆！

又一看水仙的屄，张了一个红红的圆洞，洞中的白桨往外只是冒，水仙就连忙的蹲在地上，把腿分得开开的，让屄中的白桨，往外流出来。

心怡看了这两个人在床上玩屄，玩得好高兴，她也被这一幕情形，引诱得控制不住了！

看看天色已经昏暗下来，客店里除了窗外的蟋蟀声音之外，四周都是静静的。心怡坐在床上，就把裤子脱下来，对着屄上一摸，屄中流出了好多的水，连裤裆都湿透了！同时她这时屄里也奇痒起来了，心怡暗想，从来也没有过弄屄的事情，这次偷看了一次，怎么自己就这样难过？

看那水仙，被男人得只是叫舒服，又叫男人用劲“顶”，这“顶”真会有那么好吗？如果不好，那水仙也不会要的！

心怡心里有了这种想法之后，自己就用手指对着下面的小屄中抠了一下，抠得有些痛了，可是手指已经探进去了！她感到一痛，就把手指抽出来一看，屄口流了一些血出来，她心想那水仙流的是白浆一样的水，我这个为什么流红色水呢？

她有些不相信，又再探了一下，这下就不会像刚才那么痛了，她把手指放在屄里，又轻轻的动了两下，就感到有些快感了！

心怡感到有美的感觉，也连连的用手指对着屄中晃了起来，晃得全身都有些酥麻的味道，同时口中也会很自然的轻喘了！她在这个房间里，自己弄了很久，也弄得冒出了白浆来！虽然流了一堆白浆出来，全身都十分的舒畅，可是人也好累！

心怡就用毛巾把屄上擦了一擦，又在脸盆之中，取出一条毛巾。

心怡暗暗想着，这插屄的滋味看起来这么美妙，我一定要试试…由于昨晚又是偷窥，又是自慰，心怡隔日直睡到日上三杆，这才起床。起床后稍事梳洗，就离开客栈，到镇上去逛街了。

镇上繁荣的景象，对心怡真是有莫大的吸引力，只见人来人往，心怡就觉得十分有趣。加上心怡人又年轻貌美，街上男人莫不投以羡慕的眼光，使得心怡有点飘飘然的感觉。

心怡在镇上逛啊逛的，忽然目光被一卖女子饰物的小摊所吸引。心怡自幼生长在深山中，那里见过这些精美的饰品，当下就站在摊前仔细挑选。

那地摊老板是一个约六十岁的老人，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在前面，就道：“这位姑娘，小店的首饰都是由波斯而来，保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姑娘可放心佩带，绝不会有人和你戴一样的！”

心怡听着，“嗯！”了一声，就继续观看那些首饰那老板又道：“本店价钱公道，一套三两银子，一次买两套，就算姑娘你五两银子就好！”

心怡听完后心中一惊，心想这些小东西怎么那么贵，自己买一套，再帮芷怡带一套的话，那就要五两银子，那可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心想反正买不起，那就看个仔细也好，就弯下腰来，就着小摊细细的观察。

心怡今天穿着一套粉绿色的裙装，上半身衣服是交叉摺叠，上半身一弯下来，衣襟就自然往下掉，而心怡在山上只有师父与妹妹为伴，没有穿着肚兜或束胸的习惯，这么一来，那雪白的双乳自然的露在那摊贩老板的眼前。而那两颗花生米大粉红色的奶头，又随着衣衫的摇摆时隐时现，更是多了股刺激感，令得那老板口乾舌燥，裤裆里的老鸡巴举枪至敬。

但无奈实在没有什么钱来买这些首饰，所以心怡看没多久，就起身要走了，那老板可还没有看够，心中一急，就忙向心怡道：“如果姑娘要买的话，价钱还可以商量，姑娘何不再考虑看看。”

心怡道：“可以商量，是怎么个商量法？”

老板道：“像姑娘这种美人，配戴这些首饰正是相得益彰，至少也算你五折！”

心怡一听，心里不禁松动起来，就又弯下身来继续看那些饰物了，而那老板，当然又把握机会。大看特看了！

过不多久，心怡便挑好了两件首饰，花了二两银子，得意洋洋的回到客栈，原来那老板看的过瘾，五折之后又再八折，就以成本价将首饰卖给心怡了。

回到了客栈，已经是晚饭时间了，心怡草草用完饭后，就急急回房，因为她见到了昨日那水仙，与另外一个没见过的男人，又要了她隔壁的人字号房，她知道这两个男女定是不干好事，所以急着回房去观看。又想到昨晚手巾不够用的情形，经过柜台时，就叫掌柜的多给她两条手巾，但她因心有所心属，就连掌柜的回话：“毛巾现在没有，要再过一会儿洗衣婆才会送来！”也没有听到，就匆匆忙忙的回房了。

第三章

心怡回到了房中，眼睛就朝着那墙上那小孔一凑，果然又见到水仙与那男子又弄了起来。心怡一看之下不禁全身火热，下体那种麻痒的感觉又袭上了心头，禁不住那种燥热，心怡就把下跨退到了膝盖，一手扶着墙壁，一手对着小屄扣弄了起来。一扣之下，心怡更是魂飞天外，美的迷迷糊糊…正当心怡美的不知所谓之时，忽然听到哗的一声，原来是那肥胖的客栈掌柜将毛巾送来了。那掌柜的见到心怡房门没有关紧，便迳自将门打开，一进房门，便见到心怡把裤子退到了膝盖，正在摸弄自己的小屄，不禁看的痴了，裤档中的肉棍早以勃起，硬得难受，便一只手将鸡巴掏出来抚弄，但却因为人胖，重心不稳，而将另外一手所拿的脸盆毛巾掉在地上，而心怡这才发觉。

心怡在发觉之后，羞愧之心涌上心头，赶紧将裤子拉上，娇叱道：“掌柜的，你有没有一点教养，不知道进房间要先敲门的吗！”说完，啪的一声给了掌柜的一个耳光，那掌柜的被心怡一巴掌打的头晕目眩，坐倒在地，一时哼哼唧唧，半晌不能起身。

而掌柜的倒地之后，他那只五长、蜡烛般粗细的鸡巴却仍然硬举朝天，心怡看了之后不禁心中一动，心想：“我想试试这鸡巴插屄的滋味，但是伸进手指都会那么痛，如果像是水仙的客人那么粗大的鸡巴，我可能会受不了…但这胖子那肉棍看起来较小，倒是可以试试…正当心怡在胡思乱想之间，那掌柜的终于摇摇晃晃的爬起来，而一起身，就眼睛乱瓢，原来心怡一时知间并没有把衣裤穿好，一大半雪白浑圆的屁股仍露在外面，那掌柜的不由自主的吞了一口口水。

心怡一见之下就娇嗔道：“你在看什么！”

掌柜的唯唯否否的道：“姑娘的身材真是好，小人活到这岁数，还没有见过像姑娘这种美人！”

心怡道：“真的吗？我看未必！”

掌柜的忙道：“真的！真的！小人真的没有见过！”

说着说着便流下泪来，说道：“小人自幼五短身材，相貌又丑，跟本就没有女子愿意跟我说话，就算是去楼子里找姑娘，也只有那些老女人愿意接我，今天能见到姑娘玉体已经是三生有幸，决不敢欺瞒姑娘！”

心怡从刚才偷窥以来，便浑身麻痒，这时见到掌柜的肉棍一翘一翘的，心里更是浮上一种奇异的感觉，又见他说的可怜，忽然道：“你想不想摸摸看啊？”

那掌柜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道：“想！当然想！但是…但是姑娘不是开我玩笑吧？”

心怡怒道：“我是见你可怜，哼！不要就算了！”

掌柜的忙道：“要！要！是我说错话了！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心怡道：“但是你不能太粗鲁，如果太粗鲁，我一剑就杀了你！”

说完，心怡就和衣躺在床上，说道：“胖子，你可以过来了！”

掌柜的道：“是！是！我一定很温柔的，如果姑娘真的认为我粗鲁，就一剑就杀了把我吧！”

心怡道：“那是当然！”

掌柜的慢慢走到心怡身前，伸手到心怡腰部，拉下浅绿色的腰带，把衣服上身部分从两旁徐徐拉开，然后把心怡的连底裙外衣从胸前向两边扯下，终于看到心怡雪白的丰满奶子！雪白的肌肤，深深的醉人乳沟，那一双金字塔型的的奶子真是令人心动不已。两颗浑圆坚挺的双乳配上粉嫩粉红的乳头，一瞬间展现出来。面对这双娇嫩而又圆润的奶子，掌柜的顿然食指大动，用双手搓玩那对柔软充满弹性的乳房，又用手指搓捏两粒小乳头，奶子经搓弄后，乳尖也开始变硬，并由原来的浅粉红色转变成鲜红色，「真是美丽的东西」掌柜的赞叹地说。

心怡在掌柜的手碰触到她胸口之时，身体不禁一阵颤抖，一股奇妙的感觉流片全身…掌柜的手和自己的手在触感上为何那么不一样？这念头在她心中浮现，但由于掌柜的手摸的心怡太舒服了，心怡心中一阵酥麻，便轻轻的娇喘起来，而几滴细小的汗珠，浮上了心怡挺秀的鼻尖，更让掌柜的慾火中烧！

欣赏抚弄了半晌，掌柜的不禁勇敢了起来，并伸手到心怡臀部，企图解开白色内胯绳，但是由于绳子太紧的缘故，不易解开，掌柜的乾脆将内胯整件往下拉心怡娇哼了一声，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动作，掌柜的也就放心大胆的动手了！

掌柜的将心怡内胯脱下后一看，禁不住就流出了口水来！

心怡的下半身也是雪白的，小屄上面长了少些短短的柔软屄毛，屄口上红红嫩嫩！

心怡的情慾被刺激着，早已浑身麻痹，头昏脑胀，大概也搞不清楚掌柜的对她的赞赏。

玩弄完心怡的双乳后，掌柜的便把手伸到她的下半身，抚摸着大腿，心怡下意识想把双腿合紧，以阻止掌柜的的进一步，无奈先前的爱抚早已把她的春心撩动起来，心怡适逢青春期，又从未与异性有过身体接触，面对掌柜的挑逗，毫无抵抗能力，早已春情勃发，浑身酥软，一双修长的玉腿也无力移动。

心怡只好把眼睛闭起来，掌柜的见心怡没有抵抗意识，便肆意抚摸她的大腿内侧，又把手指游移到大腿尽头，轻轻抚摸心怡的小屄。马上，心怡开始感到屄口有点湿濡濡的感觉，只见掌柜的把手指从心怡的腿间抽了出来，张开嘴往心怡粉红色的奶头吻去心怡心中一惊，但是另一种更舒适奇妙的感觉随之而来。张开双眼，就见到掌柜的那粗短的手指，就湿淋淋的在自己的奶头上轻揉，不用问也知是自己在兴奋时，小屄不自觉分泌出大量爱液，沾湿了掌柜的的手指。

心怡对掌柜的挑逗产生强烈反应，屄口分泌出大量爱液，无比的快感让心怡不自禁的呻吟起来。掌柜的见眼前姑娘流露出害羞娇态，满面通红，勇气大争增，就对着心怡屄口舔了起来，心怡感到一阵热热又软软的舌尖，舐得使人全身舒畅，全身都在飘飘的心怡已经美的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此刻只希望掌柜的舌尖再伸进去一点，两条粉雕玉琢的美腿对着掌柜的慢慢地张开。

掌柜的眼睛盯着心怡的下体，是一道粉红色的肉缝，淫水沾湿了周围，因为双腿张开的关系，肉缝微微开了一线，可以看到其中一部份的嫩肉。

掌柜的跪在心怡两腿之间，用手扶着那小鸡巴，慢慢的用龟头搓揉心怡的屄口，心怡开始左右扭动雪白的臀部…这掌柜的鸡巴虽然不大，但龟头却是不小，心怡给他这样一揉，屄口更是湿淋淋的直冒水，掌柜的龟头在屄口又戳又揉，那湿热温暖的感觉使得他马眼一舒，幸好警觉的快，强自忍住，一股阳精差一点就射了出来。

深呼吸之后把龟头在心怡阴唇上揩了几下，心想不能再等了，狠狠地对准屄洞口往里一插，只听见“唧”的一声，捅进去了三。

原来掌柜的太胖，肥肉使得他的小鸡巴无法全根没入，心怡顿感一条又热又硬的肉棍在阴道往里戳，心怡一痛，就把屄夹得紧紧的，双手对着掌柜猛往上推。掌柜被她推得上身撑了很高，可是肚子以下，反而压得更紧。

心怡骂道：“死掌柜的，你跟姑娘玩，这么粗鲁啊，…！”

掌柜的听她这样一骂，知道她是第一次，感动的差点泄精，忙道：“姑娘！这不是故意的呀！弄第一次总会有点痛的！你可以试着放松一点…！”

心怡听了掌柜的话，就放松了一点，就把手拿开了，屄也不用力夹了，马上就不觉得太痛了！

掌柜的问道：“现在还会痛吗？”

心怡道：“我放松了一点，马上就不太痛了，可是又感到有些胀胀的！”这时心怡感到屄里忽然的痒起来了，于是又说道：“哎呀！我这屄里怎么会这么痒？！”

掌柜的笑道：“我抽送几下，就不会痒了！”

心怡道：“好嘛！你先轻轻的顶我几下试试！”

掌柜的挺起肥腰，就在屄里抽送了起来。

心怡被他一顶，马上就感到美味无穷！一阵阵的舒坦，把那种痒味也止住了。心怡道：“好舒服…再大力一点嘛！”

掌柜的听了，就用尽吃奶的力量，尽兴顶送，力气也大了！但可惜人太胖，鸡巴又短，抽动时也就只是那前面的三寸肉棍在人怡的嫩屄中进进出出。但心怡初经人事，这时已被插得娇喘细细，香汗淋漓。

掌柜的见她已经上路了，抽送的方法也加了许多花样，左顶右插。紧紧的小屄把鸡巴收得好紧，嫩屄之中，也被插得骚水直流！

可惜好景不长，只插得五、六十下，掌柜的腰眼一酥，一股浓精，就射了出来，身子一倒，压在心怡身上，幸好心怡自幼习武，否则给这肥猪一压，不死也要重伤。

心怡把掌柜的推开之后，见到掌柜的鸡巴湿湿黏黏的，缩到只有花生般大小，便知道掌柜的已玩完了，但是她心中却还是有点空空荡荡，屄中仍有点痒痒的感觉，一怒之下，伸手便打了掌柜的一掌。

这一掌倒是把这肥猪打醒了，一见心怡神色，便觉得悔恨交加，但掌柜的灵机一动，忙向心怡道：“还没完！还没完！”

掌柜的说完便趴下，往心怡的屄口舔去，心怡一阵酥麻，双手按这掌柜的头道：“难道…难道你又硬起来了嘛？我看没有啊…”

心怡被掌柜的舔的心神俱泰，一时之间也没有再问这么多了，忽然之间，心怡只觉得屄中一涨，好像又有一根鸡巴插了进来，睁眼一看，掌柜的明明趴在自己两腿之间啊！但再仔细一瞧，原来掌柜的把他额头上的肉瘤顶进屄里来了！

掌柜的肉瘤成长条状，有三多长，一半粗，当做鸡巴用来插屄，由于没有肥胖身体的钳制，能够一插到底，倒是比他自己的鸡巴还管用。而这肉瘤之上又长了好些短发，在屄里摩擦起来，更使心怡觉得有莫名的快感。

心怡两三下就被插的气喘咻咻，起初还不敢哼出声来，插到一百多下时，终于忍不住开始娇喘呻吟起来，屁股开始一高一低地耸动着。掌柜的肉瘤在她阴道里不停顶送，阴道口的嫩肉裹住肉瘤，顺着动势被带入带出，大量的淫水在嫩肉和肉瘤交界处的窄缝中一下又一下挤出来。

等插到二百多下时，心怡更是忍不住的发出各种呓语，『不要停，用力点…我杀了你…喔喔…好舒服，喔！再用力点…不行了，我要死了！…』，下面的小洞里不断涌出涓涓淫水，一张一缩地动着，依稀可看见里面浅红的嫩肉。

插到三百多下的时候，心怡已经全身无力的软摊在床上，精神成游离状态，掌柜的却因颈部用力过度，有些扭伤，气若游丝的倒在地上。

心怡18年的处女之身终于破了！初尝人生滋味的她，觉得身为女儿身真是天赐的幸福！

在关梁镇又獃了一天后，见到客栈掌柜正因脖子扭伤在床休养，而商人们也纷纷赶到江宁去赶集了，留在这镇上也没什么搞头了，就决定动身离开了关梁镇。

临行前到客栈柜台结账，那肥猪掌柜也不收她房钱，反而送给她五十两银子当盘缠。心怡心中觉得这关梁镇的人真好，吻了掌柜的肉瘤一下，也就依依不舍的离开，迈向她未知的旅程。

第四章

心怡离开了关梁镇后，沿着官道一路北上，往江宁而去，心想，既已下山，总是要往人多的地方去，那也才算是增广见闻。但见沿途中商旅落驿不绝，男女老少，各色人种。当时正值元朝中叶，元帝国版图西北至莱茵河，西南方到达大食帝国，即现今阿拉伯，北非一带，版图之大，亘古莫有。心怡一见官道上来往商旅、行人，有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也有满身肥肉的大胡子波斯人，更有全身粗黑油滑的昆仑奴，不禁好奇，一路注视，行为虽有些稍嫌唐突，但众人见她是一个清秀貌美的少女，也就不以为意。心怡身着粉绿色套装，正好衬托出她雪肤樱唇，杏眼桃腮，微笑时梨窝若隐若现，顾盼间秋波流转含情。山风一吹，衣服贴偎在身上，更显得身材玲珑有致，婀娜多姿，每个人都不由要多看心怡几眼，微笑以待。

三天来，一路无事，道路上倒也见到过两队镳车，除此之外，虽有携刀带剑者，但似乎并不会武功。心怡自下山以来，都没有遇到武林人士，更徨论见到人动手比武了。这次下山，想要知道自己实力到底如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一路上风光明媚，心怡除了欣赏风景外，就是想着前两天在客栈里发生的事，和留意有没有任何与武林有关的事物。

这日中午，走到了一个小市集，见到有一骡马贩子正在吆喝。心怡想，我只靠两条腿，每天顶多只能走五十里路，实在太也缓慢，倒不如买个座骑来代步。于是就走向了那马贩子的围栏附近，挑选牲口。很快的，心怡就挑中了一匹小花驴，向贩子一问价钱，倒也不贵，只要三两银子，原来是那老板见心怡貌美娇憨，价钱也就特别克己，还多送了一条鞭子给她。心怡付完驴价之后，牵着小花驴就走到了对面一家茶铺，坐下来后，便叫了碗鸡丝面。

等了一下子，面终于来了，正低头吃了两口，忽然听到一阵十分轻微的脚步声，这脚步声虽然还有一段距离，心怡却已听出来人是位身有武功之人。不久，这人已也走进茶铺，就坐在茶铺靠内里的一张桌子，心怡打量了一下来人，却是一个矮小的驼子，两颊尖瘦，身子更瘦，但目光目光炯炯，气度沈着，面色红润，衣着华丽，年纪大约六十来岁。心怡这就留心了起来。

忽然之间，一阵洪亮的笑语声，混杂着急剧的马蹄声，随着风声传来，心怡心神一振，回首而望，只见烟尘滚滚之中，四匹健马急驰而来，马上人扬鞭大笑声中，四匹马俱已来到茶铺近前。

只见那驼子，一个箭步窜到路中，张臂大呼道“马上的朋友，请暂留贵步。”

马上的骑士笑声倏然而住，微一扬手，这四匹来势如龙的健马，立刻一起前立打住，扬蹄昂首长嘶不已，马上的骑士却仍腰板挺得笔直，端坐未动，显见得身手俱都不俗。

那驼子尖瘦的面上，闪过了一丝喜色，朗声说道“四位英雄，可否暂且下马，容老夫有事相商。”

马上人狐疑地对望了一眼，征求着对方的意见，他们虽然不知道立在马前这瘦小驼子的来意，但一来，这四位骑士，武功俱都不弱，并不惧怕马前此人是否有恶意二来，却是因为也动了好奇之心！目光微一闪动后，各个打了个眼色，便一起翻身下了马，路人俱都侧目禁声而顾，不知道这里会出什么事。而心怡也更加的留意当下情形。

其中一个目光炯然、身量颀长的中年汉子，走前一步，抱拳含笑道“小弟商阎，不知兄台高姓，拦路相邀，有何见教”

只见那驼子忽然伸出一根手指，在这身前虚点了三个点，又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线。那中年汉子颤声道“原来是铁腿任兆渔任大爷，小可久仰三江铁腿大名远播，却不想今日在此得见侠踪，实在是三生有幸──”

心怡心想，看那驼子身材，似乎并不适合练下盘功夫，却号称铁腿，想必有人所不知的长处吧。而见那四名大汉又似乎怕的厉害，令人好奇。

心怡正自思量之间，那铁腿任大爷却长叹一声，神色突然变得灰黯起来。这几年来，他虽已习惯了等待，但此刻却仍难免心胸激动，只听他沉声道：“香山四刀，我在这等你们以经等了两个多月了，你们这么久才从大都回来，想是收获颇丰吧？我那拜弟和你们的帐，今日…”

话刚说完，忽然兵刃破风之声大做，原来那香山四刀心想，那任兆渔号称铁腿，轻功必然高强，今日四人已经下马，如再想逃，也颇为困难，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四人合力，或许可以杀了这老头，那商阎一使眼色，四人就同时出手。

一时之间，只见刀光如雪，将任兆渔笼罩在内！但瞬间那铁腿任兆渔却有如一条泥鳅般，在刀光中穿来穿去，香山四刀看来伤他不得。瞬间，只见那任兆渔抢在那商阎左胁踢了一脚，那商阎便登时口喷鲜血，倒地而亡。眼见商阎毙命，其余三刀舞的更加急了，但是却更加无济于事，转眼之间，香山四刀陆续死于任兆渔的脚下。

香山四刀倒下之后，任兆渔停下手来，仰天哈哈一笑，但接着便摇晃了几下，倒地不起。原来香山四刀起先出手袭击之时，任兆渔必竟也中了一刀，急切间右下腹被刀锋划过，伤口极是浅小，原不拟事，只是那香山四刀刀上偎有剧毒，亏得任兆渔内功精深，直到剧斗结束，这才毒伤发作。那过往行人与茶铺老板，见到有人在挥刀相斗，早已躲的乾乾净净，此刻任兆渔与香山四刀倒在街心，更无人敢过来查看。

当铁腿任兆渔从昏迷中转醒时，天已昏黄，却发现自然正躺卧在一个老旧的破庙之内。目光动处，突地看到在供桌之旁，竟站着一个身着粉色青衣的娇美少女，正含笑望着自己。

夕阳由屋门外斜照在这少女身上，更使得这本已极为美丽的少女，更添了几许白璧无暇感。原来这少女正是心怡，她在茶铺之前观看铁腿任兆渔与香山四刀相斗，见到香山四刀一一毙命，而任兆渔却中毒昏迷，便将任兆渔救到这小庙来。

心怡的笑容是亲切而友善的，任兆渔心念一转，便知道是心怡将他救来这破庙，便道：“姑娘救命之恩，老朽没齿难报，在这里先谢过姑娘了。”

心怡笑道：“前辈不必如此客气，我看那刀上所喂之毒，倒也并不如何厉害，以前辈武功，三数日之内，必能运功逼出。”

任兆渔道：“话虽如此，但是如无姑娘相救，老朽倒在街中，却也危险，要是被恶人趁机加害，或被官府拿了去，倒也麻烦，相救之恩，还须谢过！”

心怡笑道：“前辈也不用再多说了，嗯！前辈你为何会与那四个使刀汉子动手呢？”

任兆渔道：“这事原是一言难尽，但姑娘有问，老朽不敢不答。”于是任兆渔就将其拜弟与香山四刀结怨，以及后来被杀等过程向心怡诉说起来。

心怡听完一愣一愣的，因为她实在想不到人与人之间会有那么多恩怨勾结，这令从小生长在深山中的她觉得匪夷所思，便呆呆的出起神来。

任兆渔见到心怡那神情，知道眼前这少女尚未明了人世间的复杂，不禁叹了口气！

心怡听到任兆渔的叹息声后，才由出神中回醒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忙道：“前辈你伤口还没有包扎，我来帮你看看吧！”

任兆渔忙道：“不碍事，不碍事！我自己来就好！”

但心怡仍然走过来将任兆渔扶坐在地上，任兆渔又道：“那伤口在下身，不敢玷污姑娘慧眼，还是我自己来就好…心怡插口道：“没关系，还是我来帮你好了！”说完，便将任兆渔的裤子退至胯下处，转眼一看，任兆渔的鸡巴像条大号蚯蚓一样，细细长长的垂软在腿间，便也没有在意，她拿出金创药，弯下腰来审视任兆渔的伤口。

任渔见心怡决意如此，便也不加以反对，乖乖的接受心怡的治疗。但是目光一转间任兆渔却呆住了，原来心怡弯下腰来后领口便往下敞开，露出了那雪白的乳房和深深乳沟，任兆渔一看之下，不由得心猿意马，跨下的『死蛇』也慢慢的站了起来。

心怡审视了半晌，正转头要拿出药粉，却见到任兆渔那不到两指粗，却有七，八寸长的肉棍挺立在自己面前，心中一跳，登时面红过耳，转头瞪了任兆渔一眼，但眼神中却水波盈盈。任兆渔本来还待解释几句，但看见心怡娇媚的神色，整个人看得都呆了，张大了口，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心怡自从离开关梁镇以来，每天行在道上，无聊时就想起弄屄的快感，只是路上新奇之事甚多，加上旅途劳顿，倒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这时见到任兆渔的肉棍就近再眼前，暗想，这老家伙的鸡巴比关良镇的客栈掌柜长了一倍，虽然细了点，但插进屄里来不知是什么感觉…一想之下，不由得跃跃欲试！心中空空荡荡的，身上却忍不住燥热起来，小屄也湿润了起来。

心怡仔细的将药敷在任兆渔的伤口之上，包扎妥当之后，向任兆渔媚笑道：“前辈你中毒之后，又如此性奋，恐怕不太好吧！”

这任兆渔也是花丛老手了，见了心怡的神色之后，心中雪亮。便道：“那姑娘你就帮我想个办法，让它平息下去吧！”

心怡“唔！”的一声，就将双手握在任兆渔的鸡巴之上，故作沉思状，而那任兆渔的鸡巴更是一跳一跳的，硬的更加厉害了，也似乎变得粗壮一些。

心怡对任兆渔说道：“好吧！我就帮帮你吧！”说完，双手便在任兆渔的鸡巴上轻轻揉动了起来，耗了约一盏茶的时间，心怡的薄衫因弯腰使得衣襟向两侧敞开，衫内白嫩浑圆的双乳登时露出了大半，伴随着上身起伏而不住颤动，直呼之欲出，粉红色的乳尖微微涨大，这时任兆渔也老实不客气了，忍不住便伸手进去抚摸，心怡顿觉一股快感传遍全身，身子轻轻的扭动起来。

过了一会儿，心怡只见任兆渔的马眼上冒出了一些透明的小水珠，便微站起身来，欠着身子，双手将长裙向上提至膝部，任兆渔看见心怡浑圆雪白的膝盖和粉嫩的大腿，只觉得眼前一花，充血的肉棍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

只见心怡将双手伸进裙子之中，嗦嗦地动了一会儿，便将长裙除下了，将底裤置在一旁，接着手扶在任兆渔的肩膀上，轻轻的将自己的阴户靠在任兆渔的肉棍上。任兆渔顿感自己龟头碰触到了一团又热、又黏、又滑、又腻的软肉，心头更是不禁一震，心怡向下摸到他细长的肉棍，抬起屁股，温温柔柔的靠到任兆渔的尖龟头上磨擦，两人的性器紧紧靠在一起。任兆渔开始用龟头磨擦心怡的阴核，双手敞开了心怡的上衣，轻吻着那粉红色的奶头，咨意享受少女鲜嫩。

心怡用阴户来回磨擦任兆渔的阳具时，尚有些许羞涩，待得十数下过后，心怡的力道渐渐加重，任兆渔发现鸡巴上已湿淋淋的全是淫水，抬头向心怡望去，只见得心怡满脸红晕，就如抹了一层胭脂，说不出的好看。难以言喻的快感直袭任梧渔胸口，忍不住挺着屁股往上冲，把鸡巴插进了大半根，插得心怡张起小嘴，却叫不出声来。

「啊慢一点」心怡好不容意才吁了一口长气：「你身上有伤要…慢慢来啊不要太冲动」但任兆渔还是禁不住冲动，屁股继续往上直顶，这样一来就不只是他舒服了，连心怡也骚痒痒地舒服起来。

「啊别动别动嘛啊啊」

心怡想制止他，但是任兆渔已经不受指挥，如脱缰野马般的狂顶起屁股来。

「啊慢点啊啊唉呀哦哦慢唉」

任兆渔扶着心怡纤腰的两侧，随着她摆动的动作加强了力量心怡只能任由他一下狠过一下的抽插顶刺，心怡浪水绵绵，没多久任兆渔就把整根鸡巴都插没在心怡温暖湿滑的阴户里头了。

心怡的美屄紧紧将任梧渔的鸡巴闷束得水泄不通，任兆渔压抑不下高亢的慾念，双手捧住心怡的圆臀，十指深陷到她白嫩的屁股肉里面，死死的抓牢了心怡，奋不顾身地拼命顶耸抽插起来。

「哦哦你哦哦哎呦好舒服呀」心怡已经喘的不成样子，仰脸眯眼哼哼叫着：「嗯每次都好棒啊嗯嗯前辈…你你你真好哦好舒服唔」任兆渔的鸡巴虽然细，但是较长，每次抽送都顶到心怡的花心，这种感觉，心怡是前所未有的！

插了大约两百来下后，任兆渔抱着心怡翻滚，将她压向地上，然后撑直臂膀，他想要看看心怡迷人的胴体，任兆渔难以置信的看着她丰盈坚实的乳房，粉嫩幼红的圆晕，挺立的乳尖，他暗叹着，这比他所看过的任何女人都要漂亮，随着任兆渔的鸡巴进出，那雪白的乳房就隐隐约地摇荡着。

任兆渔跪起来，低头看着自己插入心怡的情形，细长鸡巴上青筋暴露，油亮晶莹，向前插入时直尽至卵囊袋子打在心怡的臀底上，往后抽退时拔到只留下半颗龟头堵在洞门口，他短啸一声，疯狂的对心怡的小嫩屄猛插不停，没命的来回抽送，次次到底，心怡媚眼如丝，小屄急切的耸挺着，骚水一阵接一阵，连屁股都流湿了。

任兆渔咬牙切齿，腰杆摇得像要折断一样，忘命的激情耸挺抽送…心怡感到四肢百骸如断了线般散了开来，身体一阵痉挛，蜜屄一股劲地夹紧任兆渔的肉棒，脑中只感到一阵昏眩，人便向后仰。

任兆渔见心怡达到了高潮，便更加速了抽插的动作，阴茎被被肉壁紧箍住，下体不由一阵抽慉，便猛烈的泄出了已积蓄了多月的阳精，同时心怡也喷出了大量的白浊阴精，白白黏黏的精液在股沟间缓缓向下滑落。

心怡躺在破庙的的地上闭着眼睛不住地喘气，满是大汗的白皙胸脯仍在不住地起伏着，彷佛尚在回味适才的欢愉滋味。两人贴身相拥在一起，不久心怡即沉沉的睡去。

心怡隔日醒来，只见任兆渔已不见踪影，但见身旁放置了一柄短剑，一叠银票，心知是任兆渔留给她的，那银票约有一万两，心怡长这么大没看过那么多钱，心中不由得砰砰乱跳，拿起短剑，只见剑鞘已生铜绿，却用古篆字刻着『太阿』两字。拔出短剑一看，只觉寒光一闪，短剑剑锋上青光四射。伸手用短剑在庙中鼓架上一划，鼓架应手而断，直如切豆腐一般，举起短剑看时，脸上突觉寒气侵肤，剑锋发出莹莹青光。

心怡惯使的兵刃正是短剑，得到此利器更是大喜，虽不知此剑来历，但却也知道此剑可是比那一万两银子更要珍贵许多。把玩一阵后，便到庙后古井处，将全身上下梳洗一番，将银票与短剑贴身藏好，便骑着她的小花驴回到官道上，哼着小曲，继续往江宁而去。

第五章

这天黄昏，山风抖峭，神鞭无敌薛绍拉了铁指郭威、和无踪腿杨天数，一起到城郊的杜康楼吃烧鸡，三人喝得醉醺醺的出来，也不坐车，也不骑马，酒力一蒸，也不怕冷，冒着山风在道上徐徐而行。

三人年纪虽大，豪兴仍存，三杯烧刀子下了肚，便仿佛回到少年时啸据结党，驰骋江河的劲儿，高谈阔论着当年的恩仇快事和风流韵迹。

虽然已近省城江宁，但僻静的郊外道路上一入夜便绝少人行，此时远处却似有一蹄声传来，那花驴越来越近，驴上是个穿着浅绿色套装的少女，东张西望的像是在寻找着途径。原来这少女便是心怡，她嫌白天太过懊热，这几天来，便都下午才开始赶路，这日已来到江宁近郊。

黑夜中神鞭无敌薛绍等三人虽看不清这少女的面目，但却仿佛甚美，神鞭无敌薛绍少年时中是走马章台的风流人物，此时见了这少女便笑道“若是小弟再年轻个十岁，定要上去搭讪，管保手到擒来。”

心怡见有人说话，眼波一转，看了他们一眼，见是三个已有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心想讲的未必有关自已，便未在意。

哪知无踪腿杨天数见了，却哈哈笑道“怎么，师兄，咱们年纪虽大，但是无论说卖相也好，说标劲儿也好，比起年轻小伙子，可绝不含糊，你看人家大姑娘不是向咱们飞眼儿了吗”

金刀无敌也笑个不住，铁指郭威日虽很沉稳，但此时多喝了两杯，也胡言乱语了起来，凑趣说道“这就叫做‘姜是老的辣’，真正识货的小姐儿，才会找着咱们呢”

心怡，听了半天，才确定他们在说自已，微勒缰绳，停住了花驴，娇声着问“喂你们在说谁呀？"神鞭无敌薛绍祸到临头，还不知道“大姑娘，我们在说你呀”

心怡心想这三人如此轻薄，随手一马鞭，便到神鞭无敌薛绍头上。

薛绍随便一躲，笑道“大姑娘怎么能随便打人。”

哪知那马鞭竟会拐弯，鞭稍随着他的去势一转，着着实实抽在神鞭无敌的头上。

薛绍这才大怒，叱道“好泼妇，真打呀。”

心怡叭的又是一鞭，娇叱道“非打你不可。”

神鞭无敌薛绍，往前一欺身，要去抄鞭子，口中说道今天老爷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娘儿们。”

哪知那马鞭眼看势竭，却又呼的回抢过来，鞭梢直点薛绍肩下的“玄关”穴，黑夜之中，认穴之准，使得薛绍这才知道遇见了武林好手。

无踪腿杨天数也惊道“这小妞居然还会打穴。”

薛绍疾疾一侧身，堪堪躲过这一鞭，喊道“喂，你是哪门派的，可认得我神鞭无敌薛绍。”

他想凭着自己的名头震住心怡，哪知心怡根本不卖帐，反手又是一鞭，喝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问姑娘的来历。”

神鞭无敌薛绍可没有想到心怡凭什么说出此话，反而更怒，错步躲了马鞭，却疾出一掌，切在那花驴的后股上，神鞭无敌武功不弱，这一掌少说也有两三百斤力道，那花驴怎受得住，病极一声长嘶，前腿人立了起来。

心怡娇叱道“你是找死”

随说着话，身形飘然落在地上，手中所持的马鞭，竟抖直了当做剑使，一招“柳絮如雪”化做漫天鞭影，分点薛绍鼻边“沉香”肩下“肩进”左脉“乳泉”三处要穴。

薛绍也没有想到此少女竟能使出内家剑术的上乘手法，一声惊呼，身形后仰，嗖的倒窜出去，虽然躲过此招，但却躲得狼狈已极。

心怡娇叱一声，如影附形，漫天鞭影又跟了下去，薛绍左支右绌，极为勉强的招架着，眼看就要不敌。

无踪腿杨天数和铁指郭威，见神鞭无敌堂堂一个成名英雄，竞连一个少女都敌不过，酒意上涌，又是敌忾同仇，竟不顾自己的身分，齐一纵身，抢了上去，出拳如风，居然围殴了。

心怡冷笑一声，说道“想不到两江武林里，全是这么不要脸的东西”手中马鞭，忽而鞭招，忽而剑法，饶是三人俱是坐镇一方的豪杰，却丝毫奈何她不得。

忽然，街的尽头，有入踏马高歌而来，歌声清朗，歌道：，所鱼作醉，酒面打开香可醉，相唤同来，草草杯盘饮几杯。

人生虚假，昨日梅花今日谢，不醉何为，从古英雄总是痴。”

歌声歇处，马也来到近前。

此时心怡虽然武功绝佳，但到底不敢妄下杀手，然而虽被三个武林好手围攻，但手中马鞭招式精绝，出手更不留情。

马上的人惊叹了一声，也勒住了马，却是一个剑目星眉的少年书生。

那少年书生坐在马上，极为留意着心怡所使的招式，突然喊道“住手，大家都是武林同道，怎么打了起来。”

但四人仍然打得难解难分，那少年书生急道“小弟林书炜，郭大侠快请住手，这位姑娘是小弟的朋友。

铁指郭威一听是林书炜，才猛一收势，退了出来，他一使力出汗，人也清醒了，一想自己堂堂三个在武林中已具是声名的人物，为着个见不得人的理由竟围攻一个少女，日后江湖传出，岂非成了笑话，何况这少女武功颇高，招式尤其精妙，必定大有来头，心中正自有些后悔。

林书炜这一来，更让这三人下不了台，他拱手向林书炜道“林兄怎的一别多日，也不见面，此女虽是古兄的朋友，难道这事就应抹过？”他转身喝道“薛兄杨兄，快请住手，我替你们二位引见一位好朋友。”

薛绍和杨天数忙应声住了手，心怡也无所谓，乐得休息，但却仍然杏眼圆睁，显然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

她心中还奇怪着这马上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识，怎会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朋友，她武功虽高，却是初出江湖，她感到江湖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事的确是她无法理解的！

她初次动手，凭着自己的武功，就要得胜，不料马上少年出来管闲事心里稍感不悦，她却不知对手三人俱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她战败一人，已可扬名江湖，此刻三人若不是因她年纪尚轻，交手经验太少，怕早已落败，她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竟愣在那里了。

这边铁指郭威早已替林书炜引见了薛绍和杨天数两人，两人此刻酒意已消，脸上也有些接不住，林书炜聪明绝顶，早已看这三人恼羞成怒，心中暗笑。

但他脸上却丝毫不露，郭威以为他真和那心怡是朋友，便向他问那少女的师承门派，那少年书生随口支吾了过去，三人却越听越怒。

铁指郭威道：“林公子，你事情管的也太宽了吧，如此多管嫌事，家师碧眼神相说你活不过今年端午，恐怕八九不离十吧！”

那少年书生一听，心中暗怒，脸上微笑道：“那恐怕也不是三位大侠所能赐予在下的吧！”

铁指郭威三人听了大怒，三人呼啸一声，便一齐向林书炜出手，只见林书炜一柄摺扇，左支右点，片刻间铁指郭威三人脸上血流如注，转身往城中奔逃，原来三人的右眼却都给林书炜戳瞎了。

林书炜此时早下了马，见到心怡站在那里发愣，睁着两只大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微微一笑，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光采，缓步走了过去，见心怡的围巾，动手时早巳落在地上，浅绿色的围巾落在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美妙的配合。

他俯身拾起了那围巾，抖去了上面沾着的尘土，走到心怡身前，一揖到地，笑道“姑娘千万别生气，也不要和那种人一般见识。”

心怡正自满腹心事，她被那三人的轻薄言语所激怒，此刻气尚未消，看见那三人已走了，气不禁出在林书炜身上，忽然转身上驴便走了。

林书炜，发急道“姑娘千万可别就走，小生……"正待诉说，心怡却骑着花驴早走远，只留下林书炜站在那道中痴痴发呆。

心怡将林书炜留在道上，心中不禁生出些须歉意，暗忖道“此人与我无冤无仇，也不曾得罪过我，而且好歹还帮我动过手，我何必转头就走，唉，为什么这两天我的脾气变得这么暴躁？"心怡虽念至此，但又想到林书炜等人动手情形，心想也不过如此，便也不再多想，迳自骑着花驴往城中去了。

林书炜回家后朦朦的躺在床上，傍晚他所见到的少女，此刻仍在他心里缠绕着。

掌灯时分，忽然下起雨来，时至午夜，他听到邻室的弟弟书评，已沉重的发出鼾声，但是他睁着眼，仍没有睡意。

此刻，他心中反复的在思量着心怡，想到她扭头便走，心中不禁怅然若失，又见到窗子关得紧紧的，窗外的雨声虽大，但一丝也透不进来，他想道“那姑娘纵然千娇百媚，我只要独善其身，不闻不问，又与我何干？这不正如外面雨声虽大，我却仍然安适的眠在被窝里一样？"想归想，但心怡的倩影仍在心中盘旋环绕。

于是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并未能持继多久，突然，窗子无声的开了，细雨呼的吹了进来，他正在埋怨着窗子未关好，一条淡黄色的人影，比风雪还急，飘落在他的床前。

那种速度，简直是人们无法思议的，林书炜斗然一惊，厉声问道“是谁？"那人并没有回答，但是林书炜已感觉到他是谁了，虽然他不愿相信他就是碧眼神相，但那人淡绿色却没有光彩的双眼，没有一丝表情，若不是仍然微有呼吸之声，直令人觉得绝非活人的面容，加上那人齐膝而断的双腿，林书炜已确切的证实了他自己的感觉。

那人感觉到林书炜所显露的惊惧，冷冷的笑了起来，但是他的面容，并未因他的笑而生出一丝变化，这更令林书炜更觉得难以形容的恐怖。

林书炜近年来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勾当，他也干过不少，这种恐惧的感觉，却是他第一次感觉到的，但是他并末忘却自卫的本能，初时猛一用力，人从床上窜了起来，脚化双飞，左脚直踢那人的小腹，右脚猛端那人期门重穴。

这正是北派谭腿里的煞着“连环双飞脚”，他原以为这一招纵不能伤得了此人，但叫可使他退后几步，那时他或可乘机逃走。

那人又是一声冷笑，身形一错，极巧妙的躲开了此招，右掌斜斜飞出，去势虽不甚急，但林书炜只觉得躲无可躲，勉强收腿回挫，但是那掌已来到近前，在他胸腹之间轻轻一按。

他只觉得浑身仿佛得到了一种无上的解脱，只听那人道：“伤我徒弟一眼，这掌就算揭过了，傍晚跟你在一起那女娃到底是谁？”

林书炜闷哼一声道：“不知道。”

碧眼神相微一冷笑，在他顶门拍了一掌，林书炜登时双目突出。然后便不再能感觉到任何事了。

望着林书炜的尸身，那人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像是“有些可惜”的神情，身形微动，便消失在窗外的斜风细雨之中。

心怡到了城里知后便找到了城中最大的福临客栈投宿，她自从任兆渔给了她一万两银子以后，延路上吃、住等级大为提高，吃好的，住好的。十分惬意。

但今日临到城中之时，却忽然雨下，将她全身淋的湿淋淋的，一到客栈，那肥胖的店小二只见一明艳少女站在眼前，灯光下穿着一套粉绿色的紧身衣裤，更显得丰神如玉，绰约多姿，而被雨水淋湿的薄衫变得略为透明，紧紧的贴在她身上，那丰满的乳房，与那两点粉红色的奶头，更因冰凉的雨水而挺立起来，何况她语间眼波四转，艳光照人，店小二望着她，不觉痴了。心怡对他说话，他却恍若未闻。

心怡对那肥胖店小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正自待吩咐，那店小却自语道“天这么黑了，一个姑娘家人地生疏真不方便，去投店吧，客栈里的那些人又都不是好东西……”

心怡忖道“这店小二真是呆得可以，这不是在骂自己吗？”

突的脸泛桃红，羞得低下了头，原来心怡发现了自己被雨水淋湿后的狼狈情景，忙对店小二娇叱道：“快带姑娘到房间里去吧！”说完，脸上又是一热。

那店小二始如大梦初醒，连道：“是！是！马上带姑娘去。”三转两转，带了心怡到了一个大房间的门口，店小二道“就在这里。”

心怡脸上又是一热，店小二开了门，领着她走进屋里，那少女见房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家俱华丽，竟像是高官富商所居，心中也觉得满意，便要了下来。

只见那胖小二殷勤周到，张罗茶水，添煤生火，房间里顿时温暖如春，瞬间又摆上夜点，也都是女孩子家素日爱吃的东西，心怡连日旅途奔波，第一次得到这么好的享受，心里不觉对那店小二添几分好感，居然也有说有笑起来，不似方才那生气的样子。

她外套早巳脱下，此时乾脆连湿透了的外衫也脱下，只剩下一袭变成透明的白色小衣披在身上，那欺霜赛雪的丰满体若隐若现。

此时夜已很深，房间里点着赌五只盘龙巨灯，炉火生得正旺，那店小二口乾舌燥，真不知置身何处，那鸡巴早以挺起，将裤裆撑的像帐篷一样。

心怡见店小二呆呆的望着自己，又见到他隆起的裤裆，脸一红，心中一动，站了起来，说道“我要睡了。”

店小二一惊，忙道“房间已收拾好了，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吗。”

心怡掇起围巾，她随身并没带什么东西，只有小小的包袱和那柄太阿剑，也没什么好吩咐的，便道：“没有！”

说完浅笑了一下，走近店小二旁，假装观察那盘龙巨灯，微弯纤腰，那白色的小衣登时敞了开来，露出那雪白高耸的乳房与胭红的奶头，下身那细细的阴毛也依希可见，只看得那小二呼吸逐渐粗重！过了一会儿，心怡又转过身来背对那小二，弯下腰来观看地毯的花纹，心怡那小衣本就不长，一弯下腰整个雪白圆润的臀部就露了出来，遮也遮不住。

那胖小二只见那雪白圆润的臀部之间，似有一抹嫣红，仔细一看，正是心怡那粉红色的贝肉，却见那小二一阵颤抖，坐倒于地。心怡转身一看，原来是那小二泄出精来了。将裤子前方整个沾湿，不禁又气又好笑，暗骂那小二没用。

过了一会那小二终于站起来，只见他低头说“姑娘早点安息吧。”说完向心怡请了个安，带上房门就走了。

心怡点头嫣然一笑，心里暗自思忖着“这人倒真是个正人君子，连我的房他都不敢久留。”转念又想着“真是个没用的家伙！”

她心中反复思索着，想来想去都是一些男女之间的事，不禁独自羞得脸红红的。但是旅途劳累，过不了多久也就沉沉睡去了。

本楼：４６２４６字节

【完】

总字节数：１３８８８５字节